



世界文学名著
(全译本)

WORLD LITERATURE

牛虻

The Gadfly

(英) 伏尼契 (Voynich, E.L.) 著

伍志辉 周德安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WORLD LITERATURE

牛 虻

The Gadfly

(英) 伏尼契 (Voynich, E.L.) 著

伍志辉 周德安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牛虻 / (英) 伏尼契 (Voynich, E.L.) 著; 伍志辉,
周德安译. --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1.6

ISBN 978-7-5317-2671-5

I. ①牛… II. ①伏… ②伍… ③周… III. ①长篇小
说—英国—近代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99261号

牛虻

The Gadfly

作 者 / (英) 伏尼契 (Voynich, E.L.)

译 者 / 伍志辉 周德安

责任编辑 / 高璐

封面设计 / 张立娟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26号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10

电子信箱 / bfwy@bfwy.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 787 × 1092 1/16

印 张 / 15

字 数 / 253千字

版 次 / 2012年1月第1版

印 次 /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 14.00元

书 号 / ISBN 978-7-5317-2671-5

译者序

记得小时候曾听老师这样说过,《牛虻》是一部好作品,值得一读。牛虻在当时欺骗、虚伪的现实社会教育下,背叛了他的家庭以及他笃信的宗教,走向了革命,卷入了火热的斗争中,锻炼成了一个为统一独立的意大利而战斗的叛逆者。

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书对牛虻的勇敢和非凡的毅力有过高度的评价。其中,保尔·柯察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主角)受《牛虻》一书的影响至深:“真正意义的行动是不应当考虑生命危险,我被神派到这个城市里,好比是马身上的一只牛虻,职责就是刺激它赶快前进。”“坚持信仰,宁死不屈”的精神被作品鲜明地刻画到亚瑟(牛虻)身上。牛虻的不朽形象曾极大地鼓舞了为民族独立、人民翻身解放而奋斗的一代又一代革命者。

《牛虻》的主题是一部革命者的爱情悲剧。在一次秘密集会上,亚瑟遇见了少年时的女友琼玛,一见钟情,悄悄地暗恋上了她。警方的密探卡尔狄成了新任的神甫。在他的诱骗下,亚瑟(牛虻)在忏悔中透露了他们的行动和战友们的名字,以致他连同战友一起被捕入狱。他们的被捕,连琼玛都以为是亚瑟告的密,琼玛在愤怒之下打了他的耳光。亚瑟痛恨自己的幼稚无知,对神甫竟然会出卖自己感到震惊,一连串的打击使他陷入极度痛苦之中,他发疯似的一铁锤打碎了心爱的耶稣蒙难像,以示与教会决裂,然后伪装了自杀的现场,只身流亡到南美洲。在南美洲,亚瑟度过了人间地狱般的十三年。流浪生活磨炼了亚瑟,回到意大利时,他已经是一个坚强、冷酷、老练的“牛虻”了。牛虻以犀利的文笔和果敢的行动赢得了大家的喜爱。此时,他又遇见了琼玛,但琼玛已认不出他了。牛虻在一次偷运军火的行动中不幸被捕。战友们设法营救他,但牛虻身负重伤,晕倒在越狱途中。敌人决定迅速将他处死。刑场上,牛虻视死如归,慷慨就义。在狱中给琼玛的一封信里,他

写上了他们儿时都熟悉的一首小诗：

不管我活着，还是我死掉，我都是一只快乐的牛虻！

至此，琼玛才豁然醒悟：牛虻就是她曾经深爱过而又错怪过的亚瑟，心中的悔恨已无法抹去，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加上自己的误解竟然造成了自己最宝贵的青春爱情的悲剧。

《牛虻》一书的另一条主线是牛虻与其生父蒙泰尼里之间，因信仰不同，而产生的情感纠葛。亚瑟是意大利的一个英国富商勃尔顿的继室与蒙泰尼里的私生子，从小在家里受异母兄嫂的歧视，又看到母亲受他们的折磨和侮辱，精神上很受压抑。亚瑟崇敬蒙泰尼里神父的学识，敬为良师，当时的意大利正遭受奥地利的侵略，青年意大利党争取民族独立的思想吸引着亚瑟。蒙泰尼里察觉了亚瑟的异常活动后十分不安，想方设法加以劝阻；但亚瑟觉得做一个虔诚的教徒和一个为意大利独立而奋斗的战士并不矛盾。他与同志们在一次偷运军火的行动中被敌人突然包围，在突围的千钧一发之际，自己却因为蒙泰尼里教父的突然出现而令人意外地垂下了手中的枪，不幸被捕。统治者决定尽快将他判处死刑，前来探望的蒙泰尼里企图以父子之情感化他，并以放弃主教的条件劝他归降；牛虻则动情地诉说了他的悲惨经历，企图打动蒙泰尼里，要他在上帝（宗教）与儿子（革命）之间作出抉择。但他们谁都不能说服谁。最后蒙泰尼里在牛虻的死刑判决书上签了字，自己也痛苦地发疯致死。

小说中的矛盾焦点集中体现在牛虻与琼玛之间纯真的爱情，以及与神父及生父蒙泰尼里的关系上，小说结尾对牛虻慷慨就义的描写，成为画龙点睛之笔。“行刑者们觉得这是一件令人亡魂丧胆的事情，竟派他们枪毙牛虻，简直难以想象。这位亚平宁半岛的革命者露出最灿烂的笑容。含笑的眼睛荡漾出铮铮傲气。他和他那尖刻反击，他那没完没了的笑声，他那豪爽且易感染他人的勇气，全都注入到了他们沉闷而又贫乏的生活之中，就像游离的阳光。他将要死去，而且是死在他们手里，这对他们来说仿佛是泯灭天堂里的明灯。”这是一曲英雄及英雄主义的绝唱，而让读者完全接受犀利嘲讽的牛虻的悲壮形象正是译者追求的目标之一。

本书是作者受到当时身边革命者的献身精神的激励而写成的。他，

牛虻——一个为了自己的革命信仰，甘愿被命运折磨。他深爱过两个人——清高美丽、青梅竹马的姑娘琼玛，以及生父蒙泰尼里，但后来的他一生都没有再给机会让他们来爱自己。他的内心承受了苦行僧似炼狱般的折磨。他让我感叹：革命者的确是钢铁材料做成的，为了信仰，为了独立自由，没有不能忍受的人间磨难。掩卷之余，我再次低头沉思：人到底为什么活着，难道革命就不能浇灌出浪漫璀璨的爱情之花吗！

《牛虻》一书是根据作者艾捷尔·丽莲·伏尼契（Ethel Lilian Voynich）的英文版译出的。历来风格的传递就是文学翻译中的一大难题，因此，作为风格传递中最关键的部分语言风格的传达，就成为再现原文艺术形象和艺术风格的中心问题。只有将原文与译文相融无间，译者才能真实传递原作的语言风格，以及所表现出来的艺术特色和创作个性。以通顺的现代白话文为本，揉和时代元素——有当代气息的活泼鲜明的现代语言，表现出神似的艺术形象，这就是这本译本与其他的译本的不同之处。

目 录

第一部

第一章	1
第二章	7
第三章	15
第四章	21
第五章	28
第六章	34
第七章	44

第二部

第一章	56
第二章	64
第三章	74
第四章	82
第五章	88
第六章	95
第七章	103
第八章	109
第九章	121
第十章	132
第十一章	139

第三部

第一章	153
第二章	164
第三章	172
第四章	179
第五章	188
第六章	194
第七章	207
第八章	214
尾声	223

第一部

第一章

亚瑟坐在比萨神学院的图书馆里，认真地翻阅着一沓布道用的手稿。那是六月的一个晚上，天气炎热。为了凉爽起见，窗户全都打开了，百叶窗却半掩着，神学院院长坎农·蒙泰尼里停下手中的笔，慈祥地看了一眼这个正埋头于手稿中的孩子。

“找不到吗？亲爱的，没关系的，或许是被撕掉了，让你白忙活了这么长的时间。那一节我再写一遍吧。”

蒙泰尼里的声音低沉，但是浑厚、洪亮，这让他的话总是有一种独特的魅力，他像一位天生的演说家，有着抑扬顿挫的语调。每当他和亚瑟说话时，语气中总会含着一种慈爱的意味。

“不，神父，我一定要找到它，我清楚地记得您是放在这儿的。再说，即使您再写一遍，也不可能跟原稿一模一样啦。”

蒙泰尼里继续埋头工作。窗外一只恹恹欲睡的金龟子在懒懒地叫着，小贩拖着长音的叫卖声传来，“卖草莓喽！卖草莓喽！”声音被风一吹，显得有些凄凉。

“《论麻风病人的治疗》，在这儿。”亚瑟迈着轻盈的步子从房间走过，如此轻慢，常使素有教养的家人也感到恼火。他个子不高，身材单薄，与其说是30年代的英国中产阶级少年，倒不如说更像16世纪肖像画中的意大利人。亚瑟有长长的眉毛、敏感的嘴唇以及纤细的手脚，他身上的每一部分都过于精致小巧了。他要是静静地坐在那里，别人准会误以为他是一个穿着男装的美丽少女。可当他行动起来的时候，他那轻盈而敏捷的动作，总使人想到一只没有利爪的温顺的美洲豹。

“真的找到了吗？亚瑟，要是没有你，我可怎么办哪？这下好了，我用不着再重写一遍了。咱们到花园去吧。我来帮你温习功课，你有什么不明白吗？”

他们出了门，走进了绿树成荫且环境幽静的修道院花园。神学院所占的建筑，曾是古老的多明哥教派的一座修道院。两百多年之前的这个方方正正的院落被收拾得井井有条。有两排笔直的、被修剪得很矮的黄杨，成为树篱，围拢出一片空地，里面种植着茂密的迷迭香和薰衣草。如今，那些曾经栽种过它们的白袍修士早已入土了，并逐渐被人们遗忘，然而这些幽香的花草依然盛开，在这宁静的仲夏之夜，虽然已经没有人再去采集它们来做花草药了，但生机勃勃的欧芹和耧斗菜，仍塞满了石板路的裂缝；院子中央的水井也早已让位给了羊齿叶和纵横交织的景天草。玫瑰花也枝繁叶茂，纷乱的根蔓延过小径；树篱中盛开着硕大的红罂粟花；高高的毛地黄在乱草中垂下了头；无人照料的老葡萄藤没有结果，藤条攀附在山楂树枝丫上，垂挂着，随风摆动；欧楂树则固执地缓慢晃动着浓密的树冠，透出一种幽怨。

在院落的一角，一棵夏季才开花的木兰枝繁叶茂，矗立着像是一座宝塔，四下伸出乳白色的花朵。一张做工粗糙的木凳紧挨着树干，蒙泰尼里就坐在那上面。亚瑟在大学里主修的是哲学，他在课本上碰到了一些难题，于是来向他的神父请教。他虽然不是神学院的学生，可是蒙泰尼里对他来说，绝对是一部真正的百科全书。

“待会儿我就走了，”一个问题解答完了之后，亚瑟说，“不知道您还有没有别的事情需要我来做。”

“我现在不想接着工作，不过，如果你有时间，我倒愿意你能多待一会儿。”

“噢，那好！”他倚在树干上，透过浓密树叶的缝隙，仰望寂静的天空，上面有最早出现的闪着微弱光芒的星星。他那双深蓝色的眼睛，在乌黑睫毛的映衬下，显得梦幻般神秘，这是从他那出生于康沃尔郡的母亲那里接受的遗传。蒙泰尼里转过头去，避开那双眼睛。

“你看上去很累，亲爱的。”蒙泰尼里说。

“没有办法。”亚瑟的声音带着些微的倦意，神父马上感觉到了。

“你不该这么急着上大学，你要照顾病人，整晚都睡不好觉，身子都要累垮的。我本该强求你在离开里窝那前好好休息一阵子的。”

“不，神父，那么做也没有用，母亲过世后，在那个悲惨世界里我无法继续待下去，朱莉娅会把我逼疯的！”

朱莉娅是他同父异母兄长的妻子，是插在他肋骨间的一根毒刺。

“我不是想让你和家人住在一起，”蒙泰尼里温和地说道，“我知道，

没有更让你难堪的啦！不过如果你能接受那位英国医生朋友的邀请，在他家待上一个月，回头再去上学，那么你的身体会好很多，也许对你更合适。”

“不，神父，我不会那么做的。沃伦一家人都很善良，很和气，但他们并不了解我，而且他们认为我不幸，从他们的脸上就能看出来。他们会想尽办法安慰我，还会谈到我的母亲。琼玛当然不会那样，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她就知道什么话不该说，可其他人会说的。还有——”

“还有什么呢，我的孩子？”

亚瑟从一根低垂的毛地黄梗上摘下了几朵花儿，焦躁地在手中揉碎。

“那个小镇我没法待下去了。”他停了下，接着说，“那里有我小时候她常给我买玩具的店铺，有她病重之前我常扶她去散步的沿海小路。无论走到哪里，总让我触景生情。卖花的姑娘会捧着鲜花朝我走来——好像我现在还需要它们一样！还有教堂墓地——我不得不离开那儿，一看到那地方我就悲伤不已——”

他说不下去了，坐在那儿把毛地黄的花儿揉得粉碎。漫长而又深沉的寂静，以至于他不由得抬起头，诧异神父为什么会如此沉默。木兰树下，天色越来越暗了，一切看起来都模模糊糊，但是还有一丝余光，能够看见蒙泰尼里煞白恐怖的脸。只见他低垂着头，右手紧紧抓住木凳的边缘。亚瑟忙扭过头，心中生出一种敬畏与异样之感。他感觉自己好像在无意间闯入了圣地。

“我的上帝！”他想，“和他相比，我是多么渺小、多么自私啊！即使我的烦恼如同他自己的烦恼，他也不会比这更伤心了吧。”

一会儿，蒙泰尼里抬起头来，往四周看了看。“我不会劝你回到那里的，眼下无论如何也不会，”他用慈爱的语调说道，“可是你一定要答应，今年暑假必须好好休息一下。我看你最好远离里窝那地区，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的身体垮下去。”

“神父，神学院放假您打算去哪儿？”

“跟以前一样，我会带着学生进山，一直等着他们在那里安顿下来。等到了八月中旬，副院长休完假回来以后，我就会去阿尔卑斯山散心。你愿意跟我一道去吗？我可以带着你一块儿到山里到处游玩，你肯定会对阿尔卑斯山的苔藓和地衣感兴趣的。不过，只跟我在一起，你可能会觉得很乏味，对吗？”

“神父！”亚瑟用朱莉娅所说的“典型的外国派头”拍着手，“能和您

一起去，叫我干什么我都乐意。只是——我现在还不能确定——”他停住了话头。

“你觉得伯登先生会不答应吗？”

“他当然不会愿意的，但他也不好干涉我了。我已经十八岁了，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了。再说，他只是我同父异母的兄长，我没有必要对他言听计从。他对母亲一向不好。”

“话虽这么说，不过要是他强烈反对，我看你最好还是不要公开违背他的意愿。不然，你会发觉在家里的处境会更艰难——”

“一点也不会更难！”亚瑟生气地打断了他的话，“他们一向恨我，过去恨我，将来一样恨我——这和我做什么没有一点关系。再说，我是跟您——我的忏悔神父一起外出，有什么不行呢？”

“你别忘了，他可是位新教徒。我看你最好还是给他写封信吧，看看他是什么态度。还有，你也别太着急了，我的孩子。不管别人恨你也好，爱你也好，最重要的是看你自己怎么做。”

这种责怪如此委婉，一点也不会让亚瑟感到脸红。“好，我知道了。”他回答说，叹了一口气，“不过，这也太难了吧——”

“很遗憾，星期二的晚上你没过来。”蒙泰尼里突然换了一个话题，“阿雷佐的主教到这儿来了，我本来是想让你见见他的。”

“我答应了一个同学去他住的地方聚会，当时他们已经在等着我了。”

“什么样的聚会？”

听到这个问题，亚瑟突然有些窘迫。“那——那不——不是什么正——正常的会议，”他说道，由于紧张，显得有点口吃，“有个学生从热那亚来了，给我们作了一次讲话，我是说，一个演讲。”

“他讲了些什么来着？”

亚瑟有微微的犹豫：“神父，请您不要问他的名字，可以吗？因为我承诺过——”

“我不会问你什么，既然你已经答应了要保密，当然就不该告诉我。不过我觉得，到了现在，你应该可以信任我。”

“神父，我当然相信你。他讲的是——我们，还有我们对人民的责任——还有，对我们自己的责任，他还讲到了——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来帮助——”

“帮助谁？”

“农民——和——”

“和谁？”

“意大利。”

很长一段时间，两人都很沉默。“告诉我，亚瑟，”蒙泰尼里转过身看着他，语气很严肃，“这个事情你考虑多长时间了？”

“自从——去年冬天。”

“你母亲过世之前？那她了解这事吗？”

“不、不了解。我、我那时还没把这事放在心上呢。”

“那现在呢，现在你把它放在心上了？”

亚瑟又摘了一把毛地黄花。

“是这样的，神父，”他眼睛瞟着地面，开始说话，“我去年准备入学考试时，认识了很多同学。您可能还记得吧？嗯，从那时起，他们中就有学生，开始跟我谈论——谈论这些事，还借书给我看。可当时我并没把这事放在心上，只想早点回家去陪着母亲。您明白的，在那个地狱般的房子里，跟他们低头不见抬头见，她非常孤单，单是朱莉娅那张嘴就能把她活活气死。再后来到了冬天，她病得更加厉害了，我就把那些学生和他们那些书全给丢到脑后了。后来，你知道的，我根本没有到比萨来。如果当时我想到了这事，我肯定会跟母亲说的，可我没想起来。后来，我看她快要不行了——您明白的，我几乎是一直在她身边，直到她死去。我常常整夜不睡地看护她，琼玛·沃伦白天会来换我，让我睡一觉。呃，就是在那些漫长的夜里，我开始想起那些书，还有那些学生所说的话——而且考虑他们说对不对，还有我的主对这样的事情会怎么说。”

“你问过主吗？”蒙泰尼里的语调有些颤抖。

“经常问，神父。有时候我会向他祷告，求他指点我应该怎么做，或者求他让我跟我的母亲一块儿离去。可我得不到任何答复。”

“可你一个字儿也没跟我提过。亚瑟，我多么希望你能信任我。”

“神父，您知道我当然是信任您的！但是有些事情是不能随便讲给别人听的。我——在我看来，没人能够帮我——即使是您或者母亲都帮不上我。我必须自己从上帝那里得到答案。您知道的，这是关系到我一生和整个的灵魂的大事啊。”

蒙泰尼里转过头去，盯着身后树杈之间的那片昏暗。在茫茫的暮色中，他的身影看上去很模糊，像一个黑暗的幽灵，蛰伏在更阴暗的树荫中。

“后来呢？”他缓慢地说道。

“后来——她就死了。您知道的，母亲临终前的那三天晚上我一直在她

床边的——”

他哽咽了，声音停住了，可是蒙泰尼里一丝不动。

“在她下葬前的两天里，”亚瑟接着说道，声音更加低沉，“我什么也思考不了。葬礼之后，我就病倒了。您应该记得，我没能来做忏悔。”

“没错，我记得。”

“呃，那天夜里我起来了，走进了母亲的房间。里面空荡荡的，只有壁龛里的十字架还在墙上。我突然想到，也许上帝能帮助我。于是我跪下来，等着——等了一整夜。早晨我醒来的时候，神父，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我没办法告诉您我到底看见了什么——连我自己都搞不清楚。可我清楚一件事情，上帝给了我答案，并且我也不敢违背他的意志。”

他们在黑暗中坐了一会儿，都没有说话。蒙泰尼里一会儿转过身来，一只手搭在亚瑟的肩上。

“我的孩子，”他说，“上帝不允许我说他从没跟你的灵魂讲过话。但你要记住这事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不要把因为悲痛或患病时所产生的幻觉当做是他向你发出了庄严的感召。即使他真的是通过死亡的阴影来对你作出了回复，你也千万不要误解他的意思。你心里想做的究竟是什么？”

亚瑟站起身来，一字一句地作了答复，像是吟诵一段教义般缓慢。

“献身于意大利，帮助她摆脱奴役和痛苦，帮助她赶走奥地利人，让她成为一个自由的共和国，没有国王，只有基督。”

“亚瑟，想想你说的是些什么！你甚至连意大利人都不是啊。”

“这没有什么妨碍，我就是我自己。既然我已经受到了上帝的指示，我就要为它而献身。”

又是一阵沉默。

“刚刚你说基督给了你什么启示——”蒙泰尼里缓慢地问道，可是亚瑟打断了他的话。

“基督说：‘凡是我而献身的人，都将得到重生。’”

蒙泰尼里用胳膊靠在一根树枝上，另一只手捂住自己的眼睛。

“坐一会儿吧，我的孩子。”他终于说了一句话。

亚瑟坐下来，神父用力地握住他的手。

“今天晚上我不能和你辩论，”他说，“这事来得太突然了——我没有想过——我需要时间好好考虑一下，随后我们再详细地谈谈，可是现在，我只要你记住一件事：如果你因为这件事而惹上麻烦，如果你——死了，我会心碎的。”

“神父——”

“别打断我，让我把话说完。我曾经告诉过你，除了你，在这个世上我已经没有一个亲人。我想你可能不是完全明白我的这句话。在你这样小的年纪，完全明白这句话是很难的。如果我像你这么大，我也不明白。亚瑟，你对于我，就像是我的——就像是我的——我自己的儿子。你懂吗？你是我眼中的光明，是我心中的希望。只要能让你不走错路，不毁了你的一生，我可以去死，但是我没有办法。我不要求你对我许下什么诺言，我只希望你牢记这一点，并且凡事小心。在你作出任何决定前好好考虑清楚，即使不为了你已过世的母亲，那请你为我想一想。”

“我会的——还有——神父，为我祈祷吧，为意大利祈祷吧。”

他默默地跪了下来，蒙泰尼里静静地把手搭在他垂下的头上。过了一会儿，亚瑟直起身来，亲吻了一下那只手，然后踏着沾满露水的草地，脚步轻盈地走了。蒙泰尼里独自坐在木兰树下，愣愣地望着前面茫茫的黑暗。

“上帝已经开始惩罚我了，”他想，“就像惩罚大卫一样。我已经褻渎了他的圣所，还把圣体捧进肮脏的手——他一向对我都很有耐心，如今终于降罪于我了。‘你在背地里干这件事，我就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在日光之下惩罚你，所以你拥有的孩子必定要因你而死。’^①”

第二章

对于同父异母的弟弟要和蒙泰尼里去“漫游瑞士”的主意，詹姆斯·伯登先生不十分赞同。可断然拒绝让他跟一位神学教授进行增长植物知识的有益无害的旅行，在毫不知情的亚瑟看来，又显得过于专横和荒谬了。他会立即把这归结于宗教偏见或者种族偏见，可伯登家族一向是以开明和宽容而骄傲的。早在一百多年前，伦敦和里窝那的伯登父子轮船公司成立以来，这个家族就是坚定不移的新教徒和保守派人物。然而他们以为在和天主教徒打交道时，英国绅士也必须秉承正直的态度。所以当这家的主人

① 引自《圣经》。

发现鰥夫的生活索然无味时，他就娶了稚子幼女的漂亮的家庭女教师，一位天主教徒为妻。詹姆斯和托玛斯，这两个年长的儿子，虽然对与他们年龄相仿的继母很厌恶，但也无可奈何，只好含愠不语。老头子死后，长子成了家，使原来难处的局面更加复杂。可是兄弟俩在她有生之年，都还尽量守护她，尽其可能地不让她受到朱莉娅那张尖酸刻薄嘴巴的伤害，而且按照他们自己的理解，照料亚瑟。他们甚至都装出喜爱这位少年的样子，他们的慷慨主要是大笔大笔地给他零花钱，并且一切听其自便。

所以亚瑟收到回信时，还收到一张支票，并附有一句不冷不热的话，允许他假期自便。他把剩下的钱的一半用来购买植物学方面的书籍和标本夹，然后随同神父动身，踏上他首次漫游阿尔卑斯山的旅程。

蒙泰尼里轻松愉快的心情，亚瑟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了。花园里那次谈话，使他震惊过后，又渐渐恢复了心态平衡，现在看待那个问题冷静多了。毕竟亚瑟还很年轻，阅世还浅，他的决定还没有成定局，只要晓之以理，自然还可以将他从那危险的道路上挽救回来，他还不是已经走上了那条道路。

他们原本打算在日内瓦逗留数日，可是一看到白得刺眼的街道和尘土飞扬、游客如云的湖滨大道时，亚瑟便微微蹙起眉头。蒙泰尼里一声不响，饶有兴味地望着他。

“亲爱的，你不喜欢吗？”

“说不上喜欢还是不喜欢，只是远不是我所期待的样子，不错，这湖很美，我也喜爱那些山的形状。”他们正站在卢梭岛上，他指着日内瓦湖南岸萨沃伊小镇那边连绵不断的重峦叠嶂的轮廓说，“但这个镇子样子太死板、太整齐——俨然一副新教徒面孔，还带着一种自满自足的神气。不，我不喜欢这地方，它让我想起了朱莉娅。”

蒙泰尼里哈哈大笑：“可怜的孩子，太不幸了！嘿，我们来这里可是消遣解闷的，没有必要非待在这儿不可，要是我们今天在这儿泛舟玩乐，明天早上进山，你觉得怎么样呢？”

“可是，神父，您不是想在这儿待几天吗？”

“我可爱的孩子，所有这些地方我都看过十多次啦。我这个假期就是要让你玩得开心。你喜欢去哪儿？”

“如果您真是觉得去哪儿都无所谓的话，我倒愿意沿河逆流而上，找到它的源头。”

“罗纳河吗？”

“不，是埃维河，这河水多么迅猛啊。”

“那么我们就到沙莫尼去吧。”

他们驾着一叶扁舟，扬起白帆，在湖上漂泊了一个下午。漂亮的湖泊给亚瑟留下的印象，远比不上暗淡混浊的埃维河深刻。他生长在地中海边，见惯了潋滟碧波，但他更向往奔腾激越的湍流，因此那条冰川一样急促迅猛的河流给他带来无限的喜悦，“真是迅不可及啊。”他说。

第二天早晨，他们早早地动身前往沙莫尼。当车在美丽富饶的山谷田野间穿行的时候，亚瑟的情绪十分高涨。然而当他们上了克鲁兹附近的盘山道路，四周是陡峭的大山时，他立刻变得很严肃和沉默。过了圣马丁，他们便弃车步行，缓步循山谷而上，在路边的牧人小屋或小山村借宿，然后凭兴致所向，继续漫游。亚瑟对自然景致很敏感，路过第一道瀑布时他很狂喜，那副样子看了真让人兴奋。可当接近雪峰时，他那股狂喜的劲儿立刻消失了，相反他变得如痴如醉，进入一种梦幻似的超凡脱俗的精神境界。这是蒙泰尼里从未见过的。他和群山之间好像有一种神秘的联系。他往往一连几个小时躺在幽暗神秘、山风回荡的松树林中一动不动，从高大挺拔的树干之间，观看外面闪光的峰峦和由秃兀的悬崖峭壁组成的阳光灿烂的世界。蒙泰尼里则以一种悲哀的妒忌心情在一旁观望着。

“我真希望你能耐心地告诉我你都看到了什么，亲爱的。”有一天他正读着书，偶尔抬起头来，只见亚瑟仍像一个钟头前那样，舒展身体躺在苔藓上，姿态还是和以前一样，睁大着一双眼睛，忘我地望着碧蓝天空和皑皑白雪。他们远离了大路，来到戴尔塞斯山泉附近一个僻静山村投宿，晴空万里，红日低沉。太阳低垂在万里无云的天空，挂在长满松树的山冈上，等待着阿尔卑斯山的晚霞照红勃朗山大大小小的山峰。亚瑟抬起头来，眼里充满了惊奇。

“您问我看见了什么？神父，我看见苍穹中有一个伟大的、白色的影像，无边无涯。我看到它长久地等在那里，一个世纪接一个世纪，等待着圣灵的降临。我是通过一个玻璃状物朦朦胧胧地看到它的。”

蒙泰尼里叹了一口气。

“以前我也看到过这些东西。”

“您近来没有看到过他们吗？”

“再没有看到过，我再也不会看到它们了。我知道它们在那儿，但是我没有看见它们的眼睛了。我看见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那您看到了什么东西？”